

三、一個旅行者的諍言

王溢嘉

你說你想去旅行，想到遙遠的地方整理一下自己、思考未來的方向，再決定自己該走什麼路。

有些事的確該好好思考，而人生方向的選擇更不能草率。選擇，其實是一種弔詭。

很多人與其說他們不知道自己「要」什麼，不如說是不知道自己該「放棄」什麼。因為「選擇」不只意味著「自由」，同時也意味著「限制」。當你「選擇」某種東西時，它意味著你勢將「放棄」其他所有類似的東西，它「限制」了你的無限可能性。

有的人覺得世界所有的門都為他開放，他不想太早關閉它們，不想太早做決定，結果就一再逃脫或延擱他的選擇。

而旅行，就是逃避和延擱選擇的一種浪漫儀式。

法國小說家紀德，他不只喜歡旅行，而且熱烈鼓吹年輕人擺脫一切束縛，追求自由，嘗試各種生活和愛，曾被譽為「法國青年的導師」。一九二五年，紀德到法屬赤道非洲去旅行，回來後寫了有名的《剛果紀行》。

赤道非洲的一切，對他來說都是新奇的，任何事他都想去觀察、去瞭解。起先，他顯得匆忙而興奮，不想放棄任何事物。但後來，在布拉薩城，一個遙遠的異鄉，他看到了白蟻和牠們的巢穴。他說，如果能再世為人，那麼為了他的幸福，他願意「選擇」終生心無旁騖地研究白蟻，將心血交付給這種可愛的小動物，成為一個「白蟻專家」，而不要做什麼「法國青年的導師」。

他說：「身為一個旅行者，想一切都去關心，那他的時間是不夠的。他觀察不出什麼，因為他不可能一切都去觀察。社會學家是快樂的，他只關心民俗；畫家是快樂的，他只準備看看地方風景；博物學家是快樂的，他除了昆蟲花草之外，什麼都不管。專家是快樂的，他的一切時間都是為了他那狹隘的領域。」

也許你覺得做個「白蟻專家」是志小而氣短，但紀德並不是勸我們做個眼光狹隘的人，而是他注意到，如果我們什麼都捨不得放棄，那眼光就會變得「空泛而不定」，看什麼東西都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，難以深刻；同樣的，如果我們什麼事都想做，什麼事都捨不得放棄，那就會變成「樣樣通通樣樣鬆」，最後可能一事無成。

我們唯有在「無限可能」中選擇自己的「有限性」，在一塊狹小的土地上心無旁騖地耕耘，才能有所成果。這也是紀德浪蕩了大半輩子後，所理解的人生和幸福。